

汉语教学专业的选手讲“汉字表意性与外国人偏误”，将外国学生的中文作业放到视频上，展示了外国人学中文时会经常性地犯些什么错误，从中总结出外国人的偏误，找出对症下药的良方。这种类型的“道具”既形象直观又有的放矢，既有用又有趣。

第三，带数型。

所谓“带数型”，是中国传统文化说理叙事的一种常用方式。比如，《周易》有“三才”“四象”“六爻”“八卦”，《尚书》有“三德”“五福”“六事”“九畴”，《论语》有“三畏”“三愆”“三乐”“九思”，等等。先秦文化元典的这一传统，被后世各行各业所继承并发扬光大。比如，《文心雕龙》就经常用带数法：讲文学创作有“三文”，讲文学批评有“六观”，讲文学风格有“八体”，讲文学史有“十代九变”。

我很高兴地看到，这次教学竞赛中有青年教师用到传统的“带数法”。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选手讲“数据库·导论”时，使用了一个数字模型“3341”，即三个问题、三个例题、四个概念、一个模型。用最古老的“带数法”讲最现代的“数据库”，这是典型的古为今用。带数法有诸多的好处：一是有清晰的层次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条分缕细；二是有严密的逻辑性，或并列或递进，或横展或纵深；三是有完美的整体感，高屋建瓴，纲举目张，把教师要讲授的全部内容整合在一个数字结构之中。

二、立体交叉的学术视野

在高校内外，常能听到关于“教学与科研，哪一项更重要”的争论。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。在高校工作三十多年，我的经验和体会是：一位科研能力平平甚至完全不做研究的人，是很难在课堂上立足的；一位教学能力平平甚至不大愿意上讲台的人，其学术研究的价值及意义将会大打折扣。对于高校教师而言，其学术研究的意义是能与学生分享成果，并将其用于对学生的学术训练；而课堂教学的深广度以及经常性的教学相长，会化为学术研究的推动力和爆发力。一位合

格称职的教师，一位深受学生欢迎和爱戴的教师，必定是教学科研双优的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就不会轻易地相信如下推论：重视科研会影响教学，或者重视教学会影响科研。

从课堂教学的特定层面看，课讲得好不好，与讲课者的学术功底和学术眼光直接相关。严格的学术训练，丰厚的学术积累，扎实的学术功底，共同筑成坚实的“地基”。没有这样的“地基”，“房子”建不起来；而宽广的学术胸怀，远阔的学术眼光，敏锐的学术感觉，又决定讲课者能够看多远、看多广。所以，青年教师一定要用厚重的基础和宽阔的视野，建立起一座座学术的“立交桥”。只有在“立交桥”上，你的课才能既有高度又有深度，既引人入胜又启人睿智。

学术意义上的“立体交叉”是多层次的。从宏观层面讲，武汉大学是百年老校，有着悠久而厚重的学术传统；武汉大学又是一所综合性高校，理工农医、文史哲艺，不同学科既相互碰撞又相互交融。这样一种学术环境或学术生态，为珞珈山的课堂教学提供了“地利”。这次教学竞赛，土木建筑工程学院的选手讲“斜拉桥设计的总体布置”，一个很科学、很技术的题目，却讲得很文学、很美学。这位老师介绍日本建筑师所设计的供步行的斜拉桥，其设计理念来源于中国东晋诗人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，夕阳下斜拉桥的照片，配上用汉字书写的陶渊明的诗句，美轮美奂。用中国的古典文学来讲日本的桥梁设计，既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汇，又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贯通。

从中观乃至微观的层面讲，也就是从课堂教学的方法及效果的层面讲，在这次教学竞赛中，不少选手都善于将不同学科的知识交汇在一起，从而在课堂上营造出一种视界融合的学术景观。水利水电学院选手讲“土壤水势”，从专业门类看，这一选题属于“灌溉排水工程学”；但这位老师先从文字学层面讲“势”这个汉字的三层义项：状态、能量、趋势。对“势”的“说文解字”，既显示出这位工科教师的语言学 and 文字学素养，又抓住了“水势”这个关